

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朱 丽 双

内容提要：唐代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通过汉语、藏语和于阗语材料的比勘，其中六城、西河州、东河州、河中州等四个州的地望和辖区可以考定。六城由 Cira (质逻; Tib. Ji la)、Birgamdara (拔伽; Tib. Be rga 'dra)、Pa'、Āskūra (Tib. O sku)、Phamña (潘野; Tib. Pha nya) 和 Gaysūta (杰谢) 组成，分布在达玛沟河 (Domoko river) 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灌溉区中，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 (Cira) 县辖境大致相同。西河州 (Tib. Shel chab gong ma) 位于喀拉喀什河 (Kara kash) 以西，辖区大致在今和田地区墨玉 (Kara kash) 县一带。东河州 (Shel chab 'og ma) 位于玉龙喀什河 (Yurung kash) 以东，辖区大致在今洛浦 (Lop) 县一带。河中州 (Tib. Shel chab dbus) 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中间地带，即今和田县辖区。另有猪拔州见于新出土和田汉文文书，但地望尚不得而知。其余五个州，一在东部坎城 (Kh. Kamdva; Tib. Kham sheng) 和藿城 (Kh. Nīña) 地区，地在今克里雅河 (Keriya) 至民丰一带；西部吉良镇 (Tib. Gyil yang, 今克里阳/Kilian) 和固城 (Kh. Gūma; Tib. Ko sheng) 镇所在的地区有一或两个州；西南以皮山城/镇为中心有一个州；北部以神山 (Kh. Gara; Tib. Shing shan, 今麻扎塔格/Mazar Tagh) 为中心有一个州；另外一个州在南部或东南部。

关键词：唐代 于阗 羁縻州 地理区划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 “毗沙都督府，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648）内附，初置州五，高宗上元二年（675）置府，析州为十。领州十。阙。”同卷边州入四夷道路部分又记载了于阗地区的守捉、城、镇、堡等军防设置^①。不过，对于这十个州的名称，史书缺载。而从出土文书来看，有关军防设置的记载似亦未臻完善。笔者近年整理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并参加荣新江教授主持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入藏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工作。管见所及，对于阗十州及其军防设置略加申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六城

“六城”，于阗语作 kṣa au，见于和田出土的多种汉文、于阗文文书。有关“六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4、1150—1151页。

城”及其组成,自20世纪初以来迭经讨论,现已比较明朗。应该说第一次正确地指出六城为毗沙都督府属下十州之一的是夏伦(G. Haloun)。虽然他没有详细论证六城的组成,但认为它应当包括质逻、潘野和槃谢在内。他还指出六城长官为刺史,位置可能在今策勒—固拉哈玛—达玛沟(Chira-Gulakhma-Dumaqu [= Domoko])绿洲一带^①。其后对六城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张广达和荣新江,他们在讨论《唐大历三年(768)三月典成铕牒》时,首次指出槃谢当作杰谢,于阗语作Gayseta(Gaysāta的依格形式),同时结合藏文《于阗国授记》(*Li yul lung bstan pa*)的相关记载对六城的具体组成进行了比定,认为六城由Cira(质逻;Tib. Ji la)、Phema(媲摩=坎城;Tib. Kam sheng)、Phamñā(潘野;Tib. Pho nya)、Birgamdara(Tib. Be rga 'dra)、Āskvīra(Tib. O rgu)和Gayesta(杰谢)组成,其地在老达玛沟及其以西的绿洲地区^②。

近年吉田丰综合利用英译于阗语世俗文书,对六城的组成提出新看法,认为由Cira、Pa'、Phanya(=Phamñā)、Birgamdara、Āskūīra(=Āskūra)和Gaysāta组成,较之以张广达、荣新江的比定结果,这个组合多了Pa',但排除了Phema。吉田丰并指出其中Birgamdara可能对应于汉文“拔伽”,而Cira则为六城地区的首府所在,设有官衙^③。这一观点由文欣从乡里制度的角度进一步发挥落实,证明无误。文欣还具体论证了每个“城”(au)之所在及其属下的村(bisā),认为六城基本上分布在达玛沟河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灌溉区中,所辖区域大致与今和田地区策勒县同^④。笔者认为,其中Phamñā/潘野在德格版(sDe dge)和卓尼版(Co ne)《于阗国授记》中作Pho nya,北京版、那塘版(sNar thang)和金汁写本(dGa' ldan/Golden)作Phanya^⑤;Āskūra(依格形式作Āskvīra)所对应的藏文O rgu亦为德格版和卓尼版《于阗

①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IV (以下简称KT IV),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6—177.

② 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铕牒〉跋》,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60—69页;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111页。

③ 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8—9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覚え書き》(以下简称《札记》),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2006年,第40、47—48页;汉译见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④ 文欣《于阗国“六城”(kṣa au)新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126页。另外,沃洛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对“六城”的构成提出全新的解释,但业经熊本裕全面批驳。见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The Toponym ‘Six Villages’ according to Khotanese Business Documents”, in *La Persia e Asia centrale. 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 Roma, 1996, pp. 171—178; H. Kumamoto,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Khotan Area, with an Appendix by Saitō, Tatuy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Doyo Bunko* 54 (1996), pp. 43—50.

⑤ 金汁写本《丹珠尔》(bsTan 'gyur)第三品法相乘部(rgyu mtshan nyid theg pa'i skor)之书翰部(spring yig gi skor) nge函,182卷,叶566a5;另见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以下简称TT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2.

国授记》的用语，北京版、那塘版和金汁写本作 O sku^①，两处均当以后者为是。

综合以上，“六城”是由六个城（au，相当于唐朝行政体制中的“乡”）组成的一个地区名称，包括 Cira（质逻；Tib. Ji la）、Birgamdara（拔伽；Tib. Be rga 'dra）、Pa'、Āskūra（Tib. O sku）、Phamñā（潘野；Tib. Pha nya）和 Gaysāta（杰谢）。城的名称都是胡语，表明它们是于阗国故有的城，而非唐朝制度引入后的新建置。其中 Pa' 和 Gaysāta/杰谢不见于目前已知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似乎表明它们在吐蕃统治时期已经废弃。从《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铕牒》所记杰谢百姓“蒙差使移到六城”的记录推测^②，当 8 世纪末吐蕃到来之时，杰谢一带可能已经不再是城（au）一级的行政区划，可能已经不属于六城，而且可能已经不适宜人畜在那里居住生活了。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铕牒》后署“六城质逻刺史阿摩支尉迟信（？）”名，唐制“刺史”为一州之长官，这里的尉迟信（？）无疑是羁縻州的首领。荣新江曾对此加以论证，但行文用“质逻州”^③名，吉田丰拟作“六城州”^④。考虑到在于阗语、汉语文书中，“质逻”是一个具体的城（au），而“六城”指一个地区，州名当以“六城”为宜，“六城质逻刺史”的写法表明质逻是六城州的州治所在^⑤。事实上，上述文书中的“六城质逻刺史阿摩支尉迟信（？）”名，现在可以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和田出土文书 BH1-I《某年十一至十二月付粮历》第 6 行得到印证，此处写作“六城刺史信”，两处的“信”显然为同一人，这不仅可以确认“信”字的读法，也说明刺史信所刺州的名称是“六城”^⑥。

二 西河州、东河州、河中州

麻扎塔格出土《唐开元九年（721）十月至十年正月于阗某寺支出簿》第 60 行记“廿二日，出钱捌佰文，付西河勃宁野乡厥弥拱村叱半萨童，充家人悉^勿吉良

① 金汁写本，叶 566a5；另见 Emmerick, *TTK*, p. 74.

② 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铕牒〉跋》，第 107—108 页。

③ 《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05 页。

④ 吉田丰《札记》，89 页，注 8；汉译见荣新江、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 8—9 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 3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 81 页。

⑤ 吉田丰《札记》，第 140、47—48 页；文欣《于阗国“六城”（*kṣa au*）新考》，第 121 页。

⑥ 文欣《于阗国“六城”（*kṣa au*）新考》，第 113—114 页。

又科着税。”^①一方面,段晴指出,乡对应于于阗语 au,村对应于 bisā^②,参照汉文文书“六城质逻”、“六城杰谢”等例子,此处的“勃宁野乡”前面的“西河”当是“州”级^③。另一方面,荒川正晴和吉田丰指出,在于阗,州下有城,城内设坊;城外为乡,乡下为村。也就是说,于阗在州的下面没有县的建置^④。由此可见,这件文书所谓“西河勃宁野乡厥弥拱村”云云,“西河”在行政级别上当是“州”。还可注意的是,《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称“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一曰碛南州。”^⑤斯坦因疑苇关在扎瓦库尔干(Zawa Kurghān)戍堡^⑥。今扎瓦乡在墨玉(Kara kash)县西南24里处,笔者于2010年10月前往和田考察时,曾在扎瓦乡东风水库旁见一烽火台,夯土结构,似为唐代遗物。另据《高居诲行记》:“……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⑦乌玉河即今喀拉喀什河(Kara kash),流经今墨玉县城东,从于阗都城至乌玉河27里,从今墨玉县至扎瓦乡24里,两者相加,正是51里。看来,今扎瓦烽火台一带或许是唐代于阗苇关遗址之所在。西河州如以于阗城西27里处起向西延伸,则苇关之西的勃野当可比定为文书所述西河州的勃宁野乡。

西河州似也可从麻扎塔格出土的藏文文书 M. Tagh. b. i. 0048 (IOL Tib N 1854) 得到应证。这是一支木简文书,正背面分前后两段各写三行文字,共叙述5件事,内容似为传递某种命令。现据托玛斯刊布的图版及 IDP 网站提供的照片,将其中4件事转写如下^⑧:

1) shel chab 'og ma'i tshand la li bcu gnyis gyi ded sna li smad la gthad/ (以下倒写) tshard shi ro nya

① 沙知、吴芳思(F. Wood)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以下简称《汉文文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册,第324—329页。文书定名据池田温《麻扎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07—225页。

② Duan Qing, "Bisā- and Hālaa- in a New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Document",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3/2008 [2009], pp. 65—73 (中文见段晴《关于古代于阗的“村”》,同书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581—604页)。

③ 参见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8年6月,第94页。

④ 荒川正晴:《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書〉考》,《古代文化》第49卷第3号,第11—12页;吉田豊:《札记》,第161页,注80。

⑤ 第1150页。

⑥ A. Stein, *Ancient Khotan*, I, Oxford, 1907, p. 98; 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⑦ [宋]张世南撰,张茂鹏点校《游宦纪闻》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6页。

⑧ 图版见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以下简称 TLTD), Part III,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5, pl. XIX. 转写和译文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I, 1951, pp. 167—169; T.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ibetan-ruled Khotan",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3/2008, Brepols, 2009, pp. 145—146.

2) shel chab gong ma' tshan la li bdun gyi ded sna li bun dar ma la gthad/ (以下倒写) tshar has go nya na mchis/

3) shel chab dbus gyi tshan la li dgu'i ded sna/bar ma ro nya'i li shir de la gthad/

4) mkhar pa drugi ded sna/li khom(s?) she dad/la gthad/ (以下倒写) srang ba zho nya na mchis

按引文中的 Shel chab 'og ma、Shel chab gong ma 和 Shel chab dbus 三词，字面上的意思分别是下玉河、上玉河和玉河中部，其中上、下玉河业经学者比定为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①。藏文文献常以上方指西部，下方指东部，所谓上玉河，即西玉河；所谓下玉河，即东玉河。再比照上引汉文文书“西河勃宁野乡”的记载，则西玉河和东玉河可分别简称为西河和东河。至于这件藏文文书中的 tshan(d) 字，武内绍人其初将它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千户（stong sde）属下的“将”（tshan）等同^②，后来认为这里意为单位（unit）或团体（group），可能是征税或服役的最小单位^③。这种认识值得商榷。敦煌藏文文书的情况确实如此，但于阗不一定和敦煌完全相同，从这件文书的用例来看，tshan/tshand 似可与汉文的“州”比对。文书此处所述的各位头领不一定如武内所说指东河和西河等各 tshan(d) 的头领，而是每句话后面的地址即各 tshar(d) 或 srang 的头领。也就是，前面的东河和西河等为一个大的行政单元，后面的 Shi ro nya 和 Has go nya 等为其属下的行政单元，前者称 tshan(d)，后者称 tshar(d) 或 srang。武内论证 tshar(d) 相当于唐朝乡里制度中的“乡”，srang 相当于坊^④，对此笔者完全赞同。再比照上文所引汉文文书的记载，东河和西河等各 tshan(d) 的行政级别自然只能是州了。事实上，武内本人也认为，这里所述的玉龙喀什河东之地、喀拉喀什河西之地和两河中间之地很可能为三个州（prefecture）^⑤。当然藏文文书产生于吐蕃统治于阗时期，很难说彼时于阗仍有州的建置。但是，如果说吐蕃对于阗大致延续了唐朝的区域划分，只是对于这一层行政级别的专名，吐蕃以 tshan/tshand 来表示，当不会有误。这反过来表明，在唐朝统治于阗时期，西河、东河和河中三地很可能是毗沙都督府属于的三个州。又由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

① G.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 in J. Harmatta 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9, pp. 290—294; T. Takeuchi, "Tshan: Subordinate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 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 in Per Kværne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 855; Idem., "Tshar, srang, and tshan", pp. 145—146.

② Takeuchi, "Tshan", p. 855. 另参见杨铭《将（Tshan）》，载作者《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75页。

③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pp. 145—146.

④ Ibid., p. 146.

⑤ Ibid., p. 146.

古今河道未有大变,则西河州(喀拉喀什河以西)当与今和田地区墨玉县辖境大致不差,东河州(玉龙喀什河以东)大概在今洛浦(Lop)县一带,而河中州当在两河的中间,即今和田县辖区。

Shel chab 'og ma、Shel chab gong ma 和 Shel chab dbus 三词也见于《于阗国授记》所述于阗建国传说的部分,《授记》大致称于阗先祖地乳(Sa nu)王子和耶舍(Ya sha)大臣最初在西河(Shel chab gong ma) Di nya 乡东部的 Hang gu dzo 地方会面,然商谈未妥,寻诸干戈。后经毗沙门(Tib. rNam thos kyi bu; Skt. Vaiśravaṇa)和功德天女(Tib. dPal gyi lha mo; Skt. Sṛī Devī)调解,双方遂归于好,商定地乳王子之从者汉人,住在东河(Shel chu 'og ma)至奴卢川(mDo lo)、坎城(sKam sheng)之间;大臣耶舍之从者天竺人,住在西河至度野(Du rya)、固城(Kong sheng)之间;河中(Shel chu dbus)地区则由天竺与汉臣民杂居混处^①。作为教法史类作品,《于阗国授记》难免掺杂传说的成分,但其中地名似可作为信史。比如上引藏文文书称西河州7个于阗人的头领 Bun dar ma 在 Has go nya 乡,《授记》的 Hang gu dzo 当可与 Has go nya 比对,只是大概在转抄过程中发生了些许讹变。另一方面,从《授记》的叙述来看,显然西河的地理范围包括 Hang gu dzo 在内,这反过来表明我们上文的考证不误。顺便言及,《授记》关于于阗建国时期的三个地理区划,或许就是于阗国固有的地理区划。唐朝的羁縻州从五州到十州,可能是在这个传统地理区划基础上的继续和细分。

至于文书中的 mKhar pa drug 一词,托玛斯译作 six city^②,武内最初认为指六城(Six Towns),后来改称此指于阗都城^③。按于阗都城一般认为在今和田西南二十余里的约特干(Yotkan)村^④,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中间地带,也即在文书所说的 Shel chab dbus(河中)之地。如此,mKhar pa drug 自不应指于阗都城,此词意为“六城”,笔者认为当指老达玛沟一带出土文书中的六城,即上节所论证的六城州。如是,这件藏文文书可翻译如下:

- 1) 致东河州 12 个于阗人之头领于阗人 sMad, [在] Shi ro nya 乡。
- 2) 致西河州 7 个于阗人之头领于阗人 Bun dar ma, 在 Has go nya 乡。
- 3) 致河中州 9 个于阗人之头领、Bar ma ro nya [乡] 之于阗人 Shir de。
- 4) 致六城头领于阗人 Khom(s?) she dad, 在 Ba zho nya 坊。

综合以上并结合段晴、荣新江、文欣等学者对于阗语及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的研

① Thomas, *TLTD*, Part I, 1935, pp. 101—102; Emmerick, *TTK*, pp. 18—21. 有关其中专名的汉藏比定,请见本文下面讨论;另参见拙稿《〈于阗国授记〉译注与研究》,待刊。

② Thomas, *TLTD*, Part II, p. 168.

③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p. 146.

④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0页。

究，下面表列于阗各级行政结构名称的汉语、于阗语和藏语对照^①，今尚未明者，以问号表示：

汉语	于阗语	藏语
州	?	tshan(d)
城/乡	au	mkhar/tshar
坊/村	bisā	srang/?

三 猪拔州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在紧接着四镇都督府条后记有“河西内属诸胡”十二州^②，王小甫正确地指出，这十二州应不出安西四镇地区^③。十二州之一的猪拔州见于国家图书馆新入藏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 BH1-1 《某年十一至十二月付粮历》和 BH1-2 《某年九月付粮历》，文书尚在整理之中，这里仅引其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BH1-1 第 23—27 行：

23 一百一十五石九斗三升六城欠 所由没达门

24 廿六石三斗三升青 八十石小 九石六斗粟

25 二百廿一石九斗六合猪拔州 所由可左遂 勿地梯

26 五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青 一百六十二石九斗七升四合粟

27 卅二石青 卅二石小 九十二石粟

BH1-2 第 17—22 行：

17 一千一百六十七石八斗五升 税粮欠后债纳

18 五百一十七石 八斗 猪拔州 所由桑门梯 蔺能梯

19 一百一十七 [石] 八斗青麦 三百石小麦

20 一百石粟

21 六百卅五石二斗五升六城 所由突骑施 张庭刚

① Duan Qing, “Bisā-and Hālaa-in a New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Document”,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3/2008, pp. 65—73 (中文见段晴《关于古代于阗的“村”》，同书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581—604页)；荣新江、文欣《和田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页(英文见 Rong Xinjiang and Wen Xin, “Newly Discovered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Tallie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3/2008, pp. 99—118)。

② 第1134—1135页。

③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此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9—240页。

22

二百廿九石二斗五升小 四百一十五石粟

我们看到,猪拔州和六城并提,而且BH1-2号文书提示两地所交纳粮食的数量亦大致相当,可见两地在行政级别上应当相同。

另,藏文《无垢光请问经》(*Dri ma med pa'i'od kyis zhus pa*)是藏文大藏经所收有关于阆的5部教法史类作品之一,其中记观音菩萨言:“名为苏蜜(*dNgar ldan*)之悦意[城](*Yid du'ong ba*)、猪拔城(*Phag gis mtshon pa'i grong khyer*)和故城(*grong khyer rNying pa*)此三城,直至佛陀教法住世、一切僧伽得到供养且佛陀之迦毗罗(*Ka pi la*) 宰堵波安在,将不会毁灭。”^①按“苏蜜城”见于《于阆国授记》和《于阆教法史》,即于阆都城^②;“故城”所指不明,敦煌莫高窟瑞像榜题中有“于阆故/古城瑞像”^③,两者或可勘同;至于*Phag gis mtshon pa'i grong khyer*,*phag*意为猪,*mtshon pa*有标志、表记之意,*grong khyer*意为城,合起来可译作“猪拔城”,当是猪拔州的主要城邑,或即州治所在。

可惜的是,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对猪拔州的地理方位不得而知。从上述文书来看,它与六城并列,故或许与六城州毗邻,位于于阆国东部地区。

四 坎城与蔺城

以上我们考证了毗沙都督府属下的5个州,至于另外5个州,目前只能略作推测。笔者怀疑其中至少有一个州在六城的东面,即玄奘所记的媲摩和尼壤地区。据《大唐西域记》,于阆王城东三百余里为大荒泽,由此更东行三十余里为媲摩城,有媲摩川,自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④。王北辰和文欣曾将媲摩川比定为今于田县的克里雅河(*Keriya*),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认识^⑤。复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有宁弥故城,一曰达德力城,曰汗弥国,曰拘弥城。于阆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又于阆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

① 《无垢光请问经》,德格版《甘珠尔》经部(*mdo sde*)*ba*函,57卷,叶217b7—218a1;那塘版《甘珠尔》经部*pa*函,59卷,叶351a1—3。参见Thomas, *TLTD*, Part I, p. 187.

② 参见拙稿《敦煌藏文文书P. t. 960所见于阆佛寺的创立——〈于阆教法史〉译注之一》,《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84页。

③ 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阆》,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9—147页;此据作者《于阆史丛考》增订本,第185、220、222页。

④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第1025—1030页。尼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本)作泥壤,余略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4页。

⑤ 王北辰《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地理研究》2卷3期,1983年,第37页;文欣:《中古时期于阆国政治制度研究》,第90—91页。

镇。”^①又《新唐书·西域传》：“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绝国；河之东有汗弥，居达德力城，亦曰拘弥城，即宁弥故城。皆小国也。”^②一些学者据方位距离而认为媲摩城可比定为宁弥故城，并是《史记》之扞罽、《汉书》之扞弥、《后汉书》之拘弥、《洛阳伽蓝记》之捍罽^③。另外，“达德力”城和“建德力”河仅一字之差，而繁体的“達”字和“建”字相近，两字当是形近而误。王北辰并认为“达”应作“建”，似可接受。他还指出，从《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所记里程推之，则建德力河当即媲摩川，也就是今克里雅河；建德力城当即媲摩城，位于建德力河/媲摩川东侧^④。对此笔者完全赞同。

媲摩和坎城皆见于于阗语文书，作 Phema 和 Kamdva。近年段晴教授和文欣的研究表明，媲摩是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名称，同时是这个地域内的一座城，而坎城为其属下的一个地名^⑤。文欣还据于阗语文书 Or. 12637/14.1 指出，在唐朝统治进入于阗以前，媲摩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区，当唐朝镇守军驻扎于阗以后，选取媲摩作为军事驻地，并据当地的一个地名 Kamdva 而将此地立为“坎城守捉”^⑥。如此说来，在媲摩地区，唐朝军队就驻扎在坎城（Kamdva），此处既设守捉，又设镇^⑦，坎城一名亦随之载于唐朝史册及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而媲摩则更多地保存在于阗语文书中^⑧。藏文文献也记有媲摩，《牛角山授记》（*Phags pa ri glang ru lung bstan pa*）述“如来瑞像名垢朗（Ki'u lang）者将来，于东方媲摩（Phye ma）城住，守护边境。”^⑨ Phye ma 当来自于于阗语 Phema。不过此地在藏文文献中更多的是写作 Kham sheng^⑩，亦作 Kam sheng^⑪或 sKam sheng^⑫。这个词可能来自于于阗语 Kamdva，并受汉语称此地作“城”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0—1151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第6236页。

③ 水谷真成译注《大唐西域记》第3册，东京，平凡社，1999年，第448页；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29页。

④ 王北辰《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第36—37页。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3—64页。

⑤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90—92页；段晴《萨波 Vaisa 之牒所隐括的社会变迁》，未刊稿，此承段晴教授提供电子文本，谨致谢意。

⑥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92—93页。Or. 12637/14.1 的于阗语转写和翻译见 P. O.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以下简称 *Khotanese Manuscripts*) ,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 124.

⑦ 参见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第58页。

⑧ 有关 Phema 的于阗语文书，参见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91—92页。

⑨ 《牛角山授记》，德格版《甘珠尔》经部 ah 函，76卷，叶227a1—2；那塘版《甘珠尔》经部 a 函，76卷，叶346a5—6。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 24, n. 6.

⑩ 《于阗教法史》第83、98—106行。照片见 IDP 网站，录文参见 Emmerick, *TTK*, pp. 88—90.

⑪ 《于阗教法史》第111—112行（录文参见 Emmerick, *TTK*, p. 91）；《于阗国授记》，德格版《丹珠尔》书翰部 nye 函，173卷，叶180b2、188a2。

⑫ 《于阗国授记》，德格版，叶176a2。

的影响,当然也可能直接来自汉语“坎城”。顺便言及,《牛角山授记》以媲摩而非坎城来称呼这个地区并以之于阗东境,这与玄奘以尼壤城为于阗东境的叙述很不相同。看来,《牛角山授记》所据资料当早于玄奘时代。媲摩城今不见于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但却保存在敦煌所出的“瑞像记”和莫高窟的瑞像榜题上。对此张广达和荣新江已有专论,此不赘述^①。另《高居诲行记》:“(自仲云界)又西,渡陷河,伐柁置冰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②绀州,学者一般把它比定为坎城^③。俄藏 Дх. 2148(2) + Дх. 6069(1)《于阗天寿二年(964)弱婢祐定等牒》有“绀城”,即指“坎城”^④。从五代时留下的“绀州”,似表明坎城所在的地区原系一州^⑤。

玄奘所记于阗国东境的尼壤城,也作尼攘或泥壤,过去一般认为指汉代的精绝国,即今民丰县北沙漠中的尼雅遗址^⑥。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王北辰认为当在今民丰县(旧名尼雅)^⑦。近年随着人们对于阗语文书认识的深入,前一种比定逐渐受到学者的质疑。在老达玛沟地区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个地名 Nīña,例如于阗语文书 Hedin 59 叙述,萨波(spāta) Vimaladattā 从媲摩(Phema)得到命令,复下达至勿日桑宜(Vasa'rasaṃgā),需向 Nīña 萨波提供驮畜一头^⑧。Nīña 还见于于阗语文书 Hedin 37、38、52、61、65 和近年新刊布的两件木板文书^⑨,内容基本上是有关六城向该地提供驮畜、粮食等事。那么,Nīña 到底在何处呢?贝利和施杰我认为在今尼雅(即民丰),施杰我并指出可能即玄奘所记的泥壤城^⑩。吉田丰同样认为,由于古尼雅遗址据考在4世纪时已经废弃,而这些赫定文书的年代却是在8世纪后半叶,因此两者不能勘同,与其将 Nīña 比定为古尼雅遗址,不如在今天的尼雅

① 《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第201页。按敦煌所出的“瑞像记”和莫高窟的瑞像榜题上同样有坎城瑞像。见该文第200—201页。

②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918页。

③ 榎一雄《仲雲族の牙帳の所在地について》,原载《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64年;此据《榎一雄著作集》第1卷,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第160页,注8;長澤和俊《高居誨の于闐紀行について》,原载《東洋學術研究》第16卷第4號,1977年;后改名《高居誨の于闐紀行》,收入作者《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79年;此据钟美珠译本《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90—591页。——此承荣新江教授教示,谨致谢意。

④ 荣新江《绵延家家总满——谈十世纪敦煌于阗间的丝织品交流》,《“丝绸之路——图像与历史”会议论文集》,待刊。

⑤ 此承荣新江教授教示,谨致谢意。

⑥ 水谷真成译注《大唐西域记》第3册,第451页;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30页。

⑦ 《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第37页。

⑧ Bailey, *KT IV*, p. 161.

⑨ Bailey, *KT IV*, pp. 149, 157, 164, 166; P. O. Skjærvø, “An Account Tablet from Eighth-Century Kho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5 (2001 [2005]), p. 7.

⑩ Bailey, *KT IV*, p. 149; P. O. Skjærvø, “An Account Tablet from Eighth-Century Khotan”, p. 7.

(即民丰)附近来寻找。他还推测这个尼壤/Nīña可能是唐书所记的“兰城”,因为两地里程相当^①。然而,由于“兰城”发音和尼壤/Nīña差别较大,这个推测未成定论。

近年,李吟屏根据他在和田地区所见新出文书中有“藿城”一名的记录,怀疑《新唐书·地理志》的“兰城”即“藿城”,“兰”(繁体作“蘭”)字为“藿”字之误^②。其后,陈国灿也同意这种说法^③。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20世纪初叶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中,还是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近年入藏的和田出土文书里,都不见“兰城”的记载,却在多件文书中出现了与之形态十分相近的“藿城”^④。由此,笔者认为李吟屏的看法可以成立。

更有进者,“藿”的中古音作 lǿn,为来母、臻韵^⑤。据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来母和泥母可以互通^⑥,如此可以将“藿城”比定为 Nīña/Nīna。至于尼壤,郭锡良构拟中古音作 ni nǿŋ^⑦,nǿŋ 看似与 ña 不完全对应。但是正如贝利早已指出,以 -ang 结尾的汉语译成于阗语时,常脱落韵尾辅音 -ng 而成为 -ā,例如于阗语 chā 对应于汉语“丈”;于阗语 cā 对应于汉语“张”^⑧。近年和田出土的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则表明,在翻译于阗语音 -i 或 -a 时,汉语可能增加韵尾辅音,例如于阗语 Araukāmñi,汉语作“阿劳拱壤”;于阗语 Suttīnāmñā,汉语作“速底囊”^⑨,也就是说,对于于阗语 ñi 和 ña,汉语分别以“壤”和“囊”译之。可见在当时,是可以用汉语“尼壤/壤”来对译于阗语 Nīña/Nīna 的。

从文书内容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汉语文书 52 号正面虽残,但不难推测是讲从质逻摊市毛袋、扳索等物品运送藿城。如上所述,质逻为六城的首府所在,Hedin 59 于阗语文书的勿日桑宜,正是六城质逻属下的一位小吏^⑩,文书内容也是讲质逻向 Nīna 提供驮畜。可见汉语和于阗语文书所记事情相似。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将藿城比定为 Nīña 不误。

综上所述,汉语文书的“藿城”对应于于阗语文书的 Nīña,并是玄奘所记于阗东境的尼壤城,而唐书所记于阗“兰城”为“藿城”之误。在唐朝统治进入于阗以

① 吉田豊 《札记》,第 18—19 页;汉译见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 8—9 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一)》,第 161—162 页。

② 《发现于新疆策勒县的四件唐代汉文文书残页考释》,《西域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8—19 页。

③ 《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西域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21 页。

④ 国家图书馆藏和田文书 BH1-1、BH1-2 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文书 25、52 正面等。

⑤ 郭锡良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80 页。

⑥ 高田時雄 《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 年,第 298 页;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3、39、107 页。

⑦ 郭锡良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第 129、401 页。

⑧ H. W. Bailey, “Irano-Indica 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1 (1949), p. 133.

⑨ 段晴 《关于古代于阗的“村”》,第 584 页。

⑩ 吉田豊 《札记》,第 51—53 页;汉译见荣新江、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 8—9 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第 80—81 页。

前,这里便是于阗国东境之关防所在^①。唐朝军防力量进入之后,因仍于阗国之旧,在此设菴城镇,所辖区域可能与古精绝国相仿,只是大为偏南而已。从这里向西,经移杜堡、彭怀堡,二百余里至坎城守捉^②。菴城和坎城之间路途遥远,唐朝是否曾在此地设州呢?据玄奘记载,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③显然环境十分恶劣,自是不宜作物生长,所以常需六城地区提供生活物资。如此看来,这里也许仅有军事系统的镇,并无州的建置,而是附属于坎城地区。

10世纪敦煌出土的一份于阗语文书仍涉及 Niña,称来自 Niña 的于阗使某某抵达甘州云云^④。看来在吐蕃统治于阗结束之后, Niña 仍为于阗国所属。

五 固城、吉良与皮山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于阗“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里有吉良镇”^⑤。这两个地名亦出现在多种藏文文献中。如《于阗国授记》最后一部分叙述于阗各地的伽蓝和僧伽数目,其中讲到“自吉良(Gyil kyang)至固城(Kong sheng)与度野(Du rya),城堡内外,包括各乡(tshar),大伽蓝约十五,每户[供养]的小佛堂和没有施主的小佛堂及宰堵波计……二部僧伽,包括家人(las rkyen pa)和拥有私产者(sgos tsho)在内,共计九百六十三人。”^⑥相似记载亦见于《于阗教法史》第111行“自吉良(Gyil yang)至固城(Ko sheng)和度野(Dur ya),比丘、比丘尼二者共约五百三十。”^⑦综合两处记载,无疑 Gyil kyang 对应于 Gyil yang, Kong sheng 对应于 Ko sheng,而 Du rya 对应于 Dur ya。据笔者研究,《于阗国授记》成书于9世纪上半叶吐蕃统治于阗时期^⑧,早于《于阗教法史》,故本文此处引用将其排在《于阗教法史》之前。但在另一方面,《于阗教法史》乃敦煌藏经洞所出,保存了早期专名词的书写形态;而《于阗国授记》仅有晚出的藏文大藏经本,抄写年代自是大大地晚于《于阗教法史》,而且很可能在传抄过程中使一些专名词发生讹转。我们从下文的考证中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对于《于阗国授记》的 Gyil kyang,托玛斯指出可比定为今和田地区皮山县西南

①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10页。

②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1151页。

③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10页。

④ P. 2790 第43行。见 H. W. Bailey, “Śrī Viśā Śūra and the Ta-ur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XI. 1, p. 3.

⑤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1页。

⑥ 德格版,叶188a4—5。译文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p. 135—136; Emmerick, *TTK*, pp. 74—75.

⑦ 录文参见 Emmerick, *TTK*, p. 91; 译文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p. 322—323.

⑧ 《〈于阗国授记〉的成立年代研究》,待刊。

的克里阳 (Kilian) ①; 另一方面, 王小甫教授考订克里阳是唐代吉良镇所在之地②。又据敦煌汉藏对音材料, 吉良可分别拟音作藏文 kyir 和 lyang③, * Kyir lyang、Gyil yang、Gyil kyang 和克里阳 (Kilian), 读音相近, 方位相合, 自可勘同无疑。

复据托玛斯, 上引文中 Du rya 或 Dur ya, 地在今皮山县东南的杜瓦镇 (Duwa) ④。

至于 Ko sheng, 也见于麻扎塔格出土文书 M. Tagh a. iv. 00153⑤, 又见于《牛角山授记》, 作 Ko sheng 或 Ku sheng⑥。最初托玛斯推测 Ko sheng 或 Ku sheng 为今皮山县治固玛 (Gūma) ⑦。后来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认为 Ku sheng 可以比定为唐书的固城⑧。再后张广达和荣新江指出 Ko sheng 或 Ku sheng 当指固城⑨。对此笔者完全赞同, 以下谨略加疏证, 是为前贤做注。首先从发音考虑, 上文已经论及坎城的藏文作 Kam/Kham/sKam sheng, 故汉文“城”字可对应于藏文 sheng “固”, 高田时雄拟切韵音作 ko³, 河西音作 ku³⑩, 蒲立本拟早期中古音作 ko^h, 晚期中古音作 ku^h⑪, 郭锡良拟中古音作 ku⑫。从而可见, 藏语的 Ko/Ku sheng 和汉语的“固城”发音基本相近, 只是藏文在成立或传抄过程中可能受到不同语音的影响。至于《于阗国授记》的 Kong sheng, 则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发生衍误, 致使 Ko 字多出后加字 nga。其次从地理方位来看, 上引《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述固城位于于阗西二百里, 藏文文献所记的 Ko sheng 也是在于阗西境, 《牛角山授记》: “如来瑞像名乐源 (bDe ba'i byung gnas) ⑬ 者将自具善 (dGe ba can) 城堡来, 在西面固城住, 守护边境。”⑭

① F. W. Thomas, “The Language of Ancient Khotan”, *Asia Major*, first series, II, 1925, pp. 259—261; Idem, *TLTD*, Part I, p. 135, n. 13; Emmerick, *TTK*, p. 95.

② 王小甫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第 105 页。

③ 周季文、谢后芳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第 24、33 页。

④ F. W. Thomas, “The Language of Ancient Khotan”, pp. 260—261; Idem, *TLTD*, Part I, pp. 102, 135, 318; 西安地图出版社编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册》,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8 年, 第 59 页。

⑤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以下简称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7—1998, no. 203. 图版见卷 1, 第 106 页; 转写见卷 2, 第 67 页。

⑥ 《牛角山授记》, 德格版, 叶 226b7; 那塘版, 叶 346a4。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 24; Emmerick, *TTK*, pp. 87—91.

⑦ Thomas, *TLTD*, Part I, p. 318, n. 3.

⑧ Emmerick, *TTK*, p. 94.

⑨ 《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 第 200 页。

⑩ 高田時雄 《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 第 310 页。

⑪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p. 111.

⑫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 第 149 页。

⑬ bde ba'i byung gnas, 梵文作 Sukhākārū (Chandra, Lokesh. *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2001, p. 405)。托玛斯还原作 Puṇya-sambhava (*TLTD*, Part I, p. 24)。

⑭ 德格版, 叶 226b7; 那塘版, 叶 346a3—4。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 24。

综合上述, Ko/Kong sheng 即固城。另从里程考虑, 固城当在今皮山县境内, 位于杜瓦镇和克里阳镇之间的某处, 是否即今皮山县治固玛 (Gūma)? 笔者认为固玛一名可能保存了过去地名的某种遗留, 但从里程考虑, 似在其东部的桑株 (Sanju) 河流域更为合理。又, 于阗语文书中有地名作 Gūma, 文欣主要据其中的 Or. 11252/24 认为 Gūma 为 Āskūra 属下的村^①, 仔细分析这件文书, 似乎不一定如此: “……在拔伽者: Mattiśka 之子 Vidarrjām, Suhika 之子伊里桑宜 (Īrasaṃga), 来自潘野的 Kāśaka, U Yaudara; 来自 Gūma 的 Vidyade 在 Āskura。”^② 由于于阗语人名大量重复, 这里的某某人之子或注明某人的出处“来自潘野”、“来自 Gūma”云云, 当是起区别人名的作用, 比如拔伽的 Kāśaka 来自潘野, 这并不表明潘野为拔伽属下的村, 我们以上已经论证潘野为六城之一, 在行政级别上和拔伽相等。同理, Āskura 的 Vidyade 来自 Gūma, 也不表明 Gūma 为 Āskura 属下的村。若仔细分析另一件文书 Hedin 19, Gūma 和 Āskura 当是并列关系 “Gūma 的 Vidarrjām 交纳 23 尺布, Āskvīra 的 Vasade 交纳 18 尺布。”^③ 考虑到 Gūma 不论从发音还是形态上都与藏文 Ko/Ku 及今固玛基本一致, 笔者怀疑指固城。和 Gūma 相近的于阗语还有 Gūmaṃda, 见 IOL Khot 46/5: “来自 Gūmaṃda 的 Sāmade……”^④。文书大概写于吐蕃统治时期, 可惜已残, 我们只能从形态上推测 Gūmaṃda 所指或与 Gūma 相同。

于阗固城以瑞像著称, 我们上面引用的《牛角山授记》即是一例, 另《于阗教法史》第 82 行 “六尊化身铸像自天竺而来于固城之城门住”^⑤。固城瑞像还见于敦煌所出“瑞像记” S. 2113 “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 (Srāvastī) 腾空于固城住”、“结迦宋佛 (Krakucchandha) 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伽你迦牟尼佛 (Kanakamuni) 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固城住”^⑥。相似内容的榜题也见于敦煌洞窟第 72、76、231 窟等, 除以上三种瑞像外, 尚有“迦叶佛 (Kāśyapa) 从舍卫□腾空于固城住瑞像” (231 窟) 等^⑦。

上引藏文《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将固城与吉良、度野放在一起叙述

① 《于阗国“六城”(kṣa au) 新考》, 第 120 页。

②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p. 97.

③ Bailey, *KT IV*, p. 120.

④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p. 279.

⑤ 录文参见 Emmerick, *TTK*, p. 87; 译文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 318;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 第 155 页。固城, 王、陈译作“歌相”。

⑥ 《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 第 174 页。

⑦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III,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3, p. 25 《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 第 217—221 页。按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收第 72 窟一尊瑞像, 榜题作“伽你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 “伽你释迦牟尼佛”应即瑞像记中的“伽你迦牟尼佛”, 孙修身称是“结迦宋佛”的另一名称, 似误。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第 114 页。

其伽蓝和僧伽数目,看来,这三地应是一个更大区域的组成部分。当然唐朝统治时期是否亦然,目前难以断下结语。无论如何,如果说这里有一至两个州的建置,似无不可。

于阗西南三百八十里皮山城,西南七百里有冻凌山^①。关于皮山城和冻凌山的具体地望,我们尚不清楚。《新唐书·地理志》四“安西大都护府”条下记于阗“西南有皮山镇”^②。皮山城和皮山镇或在一处。谭其骧等将皮山镇置于今皮山县治^③,钟兴麒认为在今皮山县城西南35公里的皮西那(Pishna)乡政府驻地皮什南(Pishinan)村^④。按《汉书·西域传》称于阗“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⑤,所记里程与《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的皮山城里程完全一致,看来,唐代的皮山城/镇乃是延续了汉代皮山国的地望。但一称在于阗之西,一称在于阗西南。如上所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于阗西三百九十里吉良镇,若皮山在于阗之西,则是唐朝在仅差十里之地设置两镇,似不可能。又据《魏书·西域传》:“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居皮城,在于阗南……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⑥徐松怀疑“在于阗南”为“在于阗西”之讹^⑦,岑仲勉认为此句夺“西”字,而“其实应作西北”^⑧。笔者认为,《汉书·西域传》于阗“西通皮山”大概指皮山国,结合《新唐书》记载,皮山国的都城皮山城仍当以在于阗西南三百八十里为是,唐时在此设镇。斯坦因认为今木吉(Moji)、木奎拉(Mokuila)至皮山一带为汉代皮山国的一部分,或可接受^⑨;钟兴麒称皮山国的都城皮山城在今皮山县治固玛,此说本自白鸟库吉,似需商榷^⑩。自皮山城/镇西南行三百余里有冻凌山,《魏书》称冻凌山在皮山“西南三里”,“西南”二字所示的方位正与《唐书》相合,而“三里”或为“三百里”之误^⑪。自皮山城/镇至冻凌山,地方颇广,唐朝似应在此设置一州。检《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河西内属诸胡”州中有“蒲顺州”,是否即皮山城/镇所在之州呢?^⑫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0页。

② 《新唐书》卷四〇,第1048页。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陇右道西部”幅,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3—64页。

④ 《西域地名考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697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1页。

⑥ 《魏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4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0页。

⑦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16页。

⑧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页。

⑨ A. Stein, *Ancient Khotan*, I, p. 103; 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第109页。

⑩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86页;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第697页。

⑪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85页。

⑫ 此承荣新江教授教示,谨致谢意。

六 神山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碱泊，又南经疎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①这一组地名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神山，即今墨玉县北沙漠中红白山东端毗临和田河的麻扎塔格，于阗语作 Gara^②，藏语作 Shing shan。有关神山的于阗语文书并不多见，但相关的藏语文书有三十余件之多^③。从汉语文书来看，神山不仅是唐朝军防体系中的一个戍堡^④，还可能是一个乡。下面两件文书出自麻扎塔格：

1) M. tagh. 0634 《唐贞元六年（790）馆子王件郎抄》^⑤：

（前缺）

1 善政坊罗勃帝分神山乡（？）马料青麦

2 斗。贞元六年十月四日，馆子王件郎抄。

3 宜货坊杨师神山料青麦壹

4 年十月四日，馆子

（后缺）

2) M. tagh. 0627 《唐羯陵捺等残文书》^⑥：

（前缺）

1 悉卅（？）三（？）（）捺十（？）

2 桑拱野村羯陵捺卅

3 瑟苏兰若付师

（后缺）

可惜第1件文书在第1行“神山”后面的字上有涂抹的墨道，致使辨识不易，此处录文据沙知先生。若神山确实为乡，则当有居民在彼生产生活。“善政坊”和

①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50页。

② Bailey, *KT IV*, p. 93

③ Thomas, *TLTD*, Part II, pp. 198—212.

④ Hedin 24号文书的汉文部分有“神山堡”之语。见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原载《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9—361页；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242页。

⑤ 编号又作 OR. 8212/709，照片见 IDP 网站。录文参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7页；沙知、吴芳思（F. Wood）编《汉文文献》第1册，第188页。

⑥ 编号又作 Or. 8212/723，照片见 IDP 网站。录文参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24页；沙知、吴芳思（F. Wood）编《汉文文献》第1册，第195页。

“宜货坊”很可能便是神山乡上属机构即某州的州城里面的坊，第2件文书的桑拱野村也可能在神山乡附近。不过这些都是推测，而且由于资料限制，这个州的名称，我们也不得而知。麻扎塔格出土于阗语文书 IOL Khot 54/2 (M. T. c. 0018) 系年在尉迟 Kirtta 王统治第4年，并是刺史阿摩支 (tcīstī āmāca) ssau 官 Viśa'raka 所管年^①。考虑到刺史为一州之行政长官，荣新江曾据此论证这件文书的出土地即唐代的神山为一个州^②。不过这件文书的年代较晚，大概在吐蕃统治于阗时期^③，又据文欣研究，在唐朝统治结束之后，“刺史”一名虽还在使用，但已经不是具体的执事，而是成为一种类似加官的称号了^④。因此我们仍然无法由此确知神山所在的地区为一个州。武内绍人称，由于和田出土的藏文文书称神山为 mkhar，故此可能为一州，可备一说^⑤。

神山一道沟通于阗和安西四镇的首府龟兹之间的联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朝在这里设馆，称神山馆^⑥。神山以北尚有四馆，业经荣新江钩辑出来，分别是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和谋常馆^⑦。谋常还与昆岗一起出现在人大博物馆藏和田文书 166 正面，文书残，是某年十月廿五日至闰十月十七日的给粮历，其中记在闰十月十五日给谋常馆粮多少，同日昆岗请某事云云。由此看来，昆岗和谋常都在于阗管辖范围。又上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谓“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拨换即今阿克苏，赤河即今塔里木河^⑧，若先经昆岗再渡赤河，则是昆岗还在塔里木河的北面。于阗辖境远至塔里木河以北，似不太合理。复查《太平寰宇记》，称“又从拨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东南至昆岗、三义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阗大城约千余里。”^⑨思浑河为赤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流经拨换城^⑩。或许《新唐书》的记载有误，当是先渡赤河，再经昆岗？

神山在吐蕃统治于阗时期仍是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戍堡，斯坦因在这里挖掘到大量藏文文书。从这些文书来看，这里有一个城 (mkhar pa)^⑪，有吐蕃的官员

①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pp. 290—291.

② 《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第405页。

③ 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概说》，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④ 《于阗国官号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第129页。

⑤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pp. 146, 148.

⑥ M. Tagh. 096《唐附至神山馆状残片》(OR. 8212/1535)。照片请见 IDP 网站；录文参见沙知、吴芳思 (F. Wood) 编《汉文文献》第2册，第205页。

⑦ 《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待刊。此承荣新江教授提供电子文本，谨致谢意。

⑧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第63—64页。

⑨ 《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等点校)卷一五六“安西大都护府”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册，第3000页。

⑩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第63—64页。

⑪ 如 M. Tagh. 0410、M. Tagh. 0501 和 M. Tagh. b. i. 0097。见 Thomas, *TLTD*, Part II, p. 207;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nos. 37, 78, 249. Cf.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p. 147.

节儿 (rtse rje) 驻守^①, 并配有吐蕃人财政官 (mngan) 和于阗人财政官 (li mngan)^②。

七 胡弩与奴卢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于阗“南六百里有胡弩镇”^③。据王小甫考证,“胡弩”为 Korum 的音译,今作“昆仑”,并是 10 世纪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 372/982—983 年成书) 第 11 节第 9 条所记的 Tūsmat “此地从前为汉人所有,现在被吐蕃人占据。这里有隶属于吐蕃可汗的军队。”地在由桑株达坂 (Sanju dawān) 向南翻越昆仑山以后的赛图拉 (Shahīdula) 一带,这里自古以来是和田通西藏的交通要道^④。

于阗东南部尚有奴卢川,藏文作 mDo lo, 亦作 To la^⑤, 于阗文作 Ttula^⑥, 托玛斯和恩默瑞克均认为 To la 是 mDo lo 的当地名称^⑦。上文在讨论于阗西部的固城、吉良等地时曾引《于阗国授记》的一段叙述,《于阗国授记》对奴卢川也有相似记载:“奴卢川 (mDo lo) 和名迦 (Me skar) 方面,大伽蓝四,每户 [供养] 的佛堂和没有施主的小佛堂逾百,僧伽约有二十。”^⑧ Me skar,《于阗教法史》作 Myes kar^⑨,此词在《于阗阿罗汉授记》(*Li yul gyi dgra bcom bas lung bstan pa*) 两次出现,一作 Mye skar, 一作 mDo lo mye skar, 但法成译《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均作“奴卢川”^⑩。按《僧伽伐弹那授记》(*dGra bcom pa dge ‘dun ‘phel gyi lung bstan pa*) 叙述当于阗佛法衰落时,众僧伽离开于阗前往吐蕃所行的路线,是先渡过东河 (Shel chu ‘og ma), 即今玉龙喀什河,来到 Me skar, 在此居留三个月,尔后走上 mDo lo 之路,此后山谷连绵,从僧伽于牧区寺院 (‘Brog dgon pa) 迷失方向,幸得毗沙门化身为白牦

① 如 M. Tagh. 0501 和 M. Tagh. b. ii. 0052. 见 Thomas, *TLTD*, Part II, p. 208;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nos. 78, 276. Cf.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p. 147.

② 如 M. Tagh. 0487 和 M. Tagh. a. iii. 0062. 见 Thomas, *TLTD*, Part II, p. 209;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nos. 59, 152. Cf.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p. 147.

③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 1150—1151 页。

④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有关史》,第 37—38 页。

⑤ 《于阗教法史》第 38 行 (录文参见 Emmerick, *TTK*, p. 89; 《于阗国授记》,德格版,叶 175b4。

⑥ 见于阗文文书 P. 2893 (H. W. Bailey, “*Hvatanica IV*”,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0. 4, 1942, pp. 892, 893, 911)。

⑦ Thomas, *TLTD*, Part I, p. 100, n. 6; Emmerick, *TTK*, p. 97.

⑧ 德格版,叶 188a4—5。译文参见 Thomas, *TLTD*, Part I, p. 135; Emmerick, *TTK*, p. 73.

⑨ 《于阗教法史》第 56、100、104 行。录文参见 Emmerick, *TTK*, pp. 84, 90.

⑩ 拙稿《〈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第 632 页。

牛引路,最后他们到达吐蕃萨毗(Tshal byi,今若羌)之境^①。从而可见,mDo lo和Me skar当位于于阗国的东南方向,而Me skar则在mDo lo的西北或北边。从语音上考虑,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对于藏文do字,汉译作“奴”;藏文lo字,汉译作“卢”^②,mdo和do仅前加字不同,mDo lo自可与“奴卢”比对;而Me skar/Myeskar/Mye skar与“奴卢”从发音上讲完全不通,若据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似可拟作“名迦”^③,但法成同样将其译作“奴卢川”,其中原因,笔者推测是Me skar/Myeskar/Mye skar为奴卢川的行政机构所在之地。这种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所在地的本土称谓不同而汉译相同的情况并非孤例。比如在近年发现的两组有关于阗六城拔伽地区税收的汉语于阗语木简中,一组木简对于汉译地名“拔伽”,于阗语有时用Birgaṃdara,有时用Ustāka;另一组木简的于阗语Birgaṃdara则对应于汉语“屋悉贵”。从发音上考虑,自然是Birgaṃdara当对应于拔伽,而Ustāka对应于屋悉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情况呢?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Birgaṃdara是一个au/乡,而Ustāka是其下的一个bisā/村,所以不论于阗语记载某人来自Birgaṃdara还是Ustāka,汉语均记载来自拔伽(Birgaṃdara)^④。以上的考证自然十分正确,不过仍有可以推进之处。笔者认为很可能,因为屋悉贵村(Ustāka)是拔伽乡(Birgaṃdara)的行政机构所在之地,所以汉语记载才把来自屋悉贵的人直接称作来自拔伽。

奴卢川和名迦均不见于唐代汉文文献,我们此处所引为吐蕃时期的资料,所以很难说唐朝是否曾在此地设州。据《汉书·西域传》,于阗东南有戎卢国^⑤,后晋天福三年(938)前往于阗的使者高居诲记于阗东南有“卢州”^⑥,从方位和名称来看,三者或可勘同,但对于其具体所在,我们仍不得而知。

八 小结

以上我们据汉语、藏语和于阗语材料考察了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的十个州。其中六城经过一个世纪以来学者的爬梳,其构成和方位皆非常明确。西河州由于有汉藏文材料的比对,当亦无误。东河州和河中州虽是推测,但比照以西河州,似可成立。猪拔州由于出现在新出和田汉文文书中,自是十州之一无疑,只是对于其地望尚不得而知,或即另外尚不明确的五个州之一。这五个州,笔者推测一在东部坎城和藿城一

① 德格版《丹珠尔》书翰部nye函,173卷,叶163b4—164b5。参见Thomas, *TLTD*, Part I, pp. 58—60. 按相似记载也见于《于阗阿罗汉授记》,见拙稿《〈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第629—635页。

② 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第107、134页。

③ 同上,第87、117—118页。

④ 荣新江、文欣《和田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考释》,第62—63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80页。

⑥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8页。

带；西部吉良镇和固城镇所在的地区有一或两个州；西南以皮山城/镇为中心有一个州；北部以神山为中心有一个州；另外一个州在南部或东南部。当然由于资料未备，这些仅是推测。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10CZS0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20090460006)。

(作者朱丽双(女)，1972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1年4月12日

敬告作者

我刊在《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公布了《〈中国史研究〉文稿技术规范》，对赐寄本刊稿件的文内标题、文内数字、标点符号、表格和征引文献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敬请学界同仁垂注。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